

續金華叢書



周易窺餘卷十二

宋鄭剛中撰

續金華叢書

下經
革至艮

三三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火不自息相遇而不得于是平息以卦論之睽革皆火澤爲體火在上澤在下爲睽澤在上火在下爲革何也曰火性上已趨上矣則與水无忤澤性下已就下矣則與火不爭上下異位但无契合之理要之不相勝也睽而已矣火自下而升遇水焉火勝則水竭水自上而降遇火焉水勝則火滅水火異性相遇而相息此變革之道也求之在人二女亦然少女處于內中女在乎外不同行

也是以睽少女在外而志平內中女在內而欲平外不相得也是
以革故革之象雖亦取于水火離兌而與睽不同者大概如此已
日已當從先儒讀作已事之己巳日乃孚謂革易其故體不能卽
日孚也惟革事之日已矣然後人始孚而信之蓋水濕火燥雖已
就革而燥濕之性未能遽盡必少須之使二氣分而燥濕定然後
水火純一此陰陽之妙物理人事所同也雖然革不能无悔也革
而不當人不信之則悔之所由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此而革
則革无不當而人信之易傳謂文明則盡事理說則順人心故能
大亨以正革之而悔亡也天地與湯武之革其在是歟離爲文明
兌爲說卦有坎離震兌四時也謂有震者卦自遯來无妄之變也
革而信之一本无之字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謂火在內也火在澤中非革而何革莫大于天道人所
宜觀觀天之道不可以他求求之時數而已時无止數无窮革久

則錯繆之所由起故君子治歷以明之歷明數正然後天時无過不及之失君子非求知天也欲觀天之道以盡革之義而已革之止遯之乾也乾天在上日月星辰之所聚有歷之象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彖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之義取于皮革之革謂革其故體也黃牛之革異乎他革其爲中順而固也牛順物黃中色取其革而用之其固可知初九居革之始上无其應未可有爲然以陽居離其性動躁趨上苟不能堅立待時則革而不當凶必隨之此聖人所以設鞶用黃牛之勸也鞶用黃牛之革欲其堅以中順自固而已子寶曰離爲牝牛離有坤黃牛之象遯六二曰執之用黃牛之革今初九曰鞶用黃牛之革者蓋遯之爲卦下卦艮也艮爲手故曰執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

彖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乃孚君道也于革爲先己日革之臣道也于革爲後臣之革從君而已故于六二言之六二之才之位足以有革苟不能上從其君則凶矣故征吉无咎征而吉所以行有嘉也二五雖正應而其體則水火也二不往則水火不相濟二往然後相濟可以有爲此所以行則有嘉也荀爽曰日者君象五居位爲君二能革意去三而應五故日己日乃革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就如去就之就九三下卦之革已成上三爻兌體以革之當故皆說而來就曰革言三就者謂革言一出而彼皆无違也何則當革之時一人從之未足信也至于再至于三從者眾矣然後革而當理以當理而又欲進焉凶之道也故九三上六俱有征凶之戒然上六之戒能守正則吉九三之戒事方初革危疑乍定雖守正猶厲况躁動而不知已乎象所以問其何之也三互體有巽命令之

象又三與上相應爲兌口故曰革言瞿玄謂三就上二陽與三共據二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崔憬謂位雖正未可以頓革故以言就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者革命也革至九四變无不革矣然不曰革命而曰改命者九四臣也君革命臣能奉承所改之事而已如正朔服色之類上以所致改易者命其下臣奉承行之此之謂改命夫革必有悔惟革之當而人信之則悔亡九四至于改命有孚則非但上之志爲下所信而下之志亦爲上所信矣集傳謂九居四宜有悔革而當是以悔亡先儒謂異爲命四動互坎改異故改命四動成坎坎爲志故信志

九五大人虎變未古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革命之主湯武是也然爻止言虎變而不及革者蓋革道至九四已成五乃既革得位自變之象虎變非謂虎有變也大人之變著見于外者如虎之文虎具乾坤之義當未著見之時其玄黃之文固已可信及其久也其文炳然猶之聖人抱陽剛之才爲革命之主典章物采燦然有文明之道此天下所以說而信之其爲孚也何占乎占謂吉凶猶豫故占以爲信聖人之革其占久矣及乎事定功成天下信而嚮之是謂已日乃孚此舉世信聖人之日而未占有孚者乃聖人自信之道也馬融宋衷皆以兌爲虎集傳謂六二往應五離變兌爲文明虎之文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豹異文故其象不同爻孔穎達曰上六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而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廣雅曰蔚茂也豈非君子充藹于內其發之足以爲國之華平或曰聖人之革己日乃孚而曰小人革

面者何哉曰非謂革不以心也蓋革之時无不變易以應其上君子之革既已見于文小人之革亦復見于面見于面者謂天下皆和說而嚮王也撣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鄭康成謂面嚮也民心曉而正嚮主其義類此兌說也四變兌成離有文明之象故君子以之兌說見于嚮王有革面之象故小人以之革道至于聖人當保其成故有征凶之戒貞吉之訓

三三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離明巽順虛其上下而二三四爻實其中故曰鼎象也爲其象形也艮止震動實其上下而自二至五四爻虛其中則頤亦象形也而頤不以象言者何哉易不可執一論也鼎以象言而用在其中頤以用言而象在其中矣木巽火而見于亨飪者鼎之用也分

足于初挾耳于五置鉉其上象固不待辨而明木巽火所以合二體之用也鼎至于亨飪則鼎之用得矣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言聖人之用鼎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平剛合二體以言卦之才亦以言聖人革故取新調和天下之道猶是也何則鼎具水火之氣木火巽平下水氣上達變腥生爲馨香則宣暢而不鬱故有耳目聰明之義柔進而上行則以遯之六二上行凡三變至五爲鼎柔得中而應乎剛而鼎之才備矣其在聖人精神之運猶水火也屈已禮下相與陶成中和變革強梗六通四闢見于聰明之用而天下莫測其神而聖人之德備矣遯一變訟下三爻坎水也坎離耳目之象鄭康成謂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金含水而爨之以木熟物之象荀爽謂震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內亨飪之象虞仲翔謂初四易位體震震爲帝在乾天之上故曰上帝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之趾腹耳鉉各有定位其在人則小大尊卑之分是也君子觀之故正其位使不相踰調和五味革生爲熟而後鼎之味成其在人則調和四方革故取新而後天之命定命者天之命凝者命之成也天不成命于聖人則小大尊卑不復有倫正位則天命之成可知矣雖然天命不自成也所以凝之者人也故君子至鼎而觀象焉命之所歸故于鼎言命尙書庶續其凝古文作冰說文謂冰水疑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否者不善之物初六居陰與渫之象也鼎取新受疎而以不善之物先下向出之出否之謂也鼎下向則趾顛然趾顛以出否何悖之有何則否出則新入于鼎之用有得焉妻爲正室妾其媵也以鼎言之與否同象然有子焉亦取新之義故得有子之妾可以无咎也陽者人所貴陰者人所賤出否從貴蓋有道矣初往應四四

成震震爲足震足在上顛之象兌爲妾巽反兌焉妾降出之象然初坤母道也以子故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以陽剛得中鼎實也五復得中而應之于上其爲實可用矣雖然才爲時用而不知守之以謹招尤之道也何則初四之配也而我據之五我之應也而四比之是四與我爲仇矣有仇在五之旁而我欲之五可不謹乎哉不謹則陽虧其實而于用或匱謹其所之雖足以自守然使四能卽我猶有患也惟四有疾而不能卽我然後二安而有吉四不正爲疾不能卽之道也然其難其慎在二不得不勉先儒以仇爲四者惟鄭虞與子夏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六五鼎耳之位其所應者二也九二上行而五以非應不納瓦革

之彖也耳以虛受拒而不受則所以爲耳者革矣乾陽以上行爲義不爲六五所受其行必塞猶之賢智之士負有爲之才未爲上所容則志不得行天祿好爵其得食而糜之故曰雉膏不食必以爵祿象雉膏者離火文明兌澤霑潤蓋亦因鼎而取義也雖然六五耳目聰明者也三爲善有加異入不已則陰陽之性終歸于和方其和也如雨之作悔難未亡當亦虧矣此其所以終吉先儒謂三動成離坎初四相易成震離爲雉坎爲膏震爲行集傳謂兌口在上不食也在上不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君以美利養人爲德所謂鼎實者非已私也故曰公餗覆公餗則鼎淋漓矣故曰其形渥四動成震震爲足而兌毀折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鼎耳之位離本乾也以坤來居中變而爲離故六五謂之黃耳猶離之六二謂之黃離爲其有坤中之色也黃耳以虛受二二以乾納之是爲金鉉鉉所以舉鼎猶人君以中德虛心納下而篤實君子以有爲之才異入之于是相契而有爲守以貞固則無不利矣雖然人君之受物欲虛至其行之于外則以實爲用黃耳之虛以金鉉爲實也集傳謂二之五爲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子寶曰凡亨飪之事上達彌貴故鼎之義上爻彌吉六五以金鉉鼎則堅而從革人臣之義也上九以玉鉉鼎則剛而不變人君自振之道也玉陽精之純上九乾陽純極之象溫潤見于外則有節之義也五以柔處中嫌于不及故節以上九之剛上以剛居成恐其過故節以六五之柔鼎道已成剛柔相節此其所以大吉无不利用子寶所謂上爻彌吉者此也宋衷又謂以金承玉君臣之節

三三
震上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遯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陽欲趨上坤陰壓之陽怒而出奮而有聲震之所以爲動雷之所以有威也動且有威此禍福變化之所藏不可慢也震于方爲東于時爲春乃陰陽始交萬物屯難之日然所謂亨者在其中矣以人言之遇威而畏臨事而懼不違于咫尺之間危坐于冠服之下虩虩然不敢以笑言爲常度如是亦致亨之道故曰震亨也臨之九二來爲九四而卦變重震此所謂震來也震則百里之內皆變故懼天威者常虩虩而不自安雖然天之怒戲豫馳驅固不可乃若臨七鬯以交神明則烈風雷雨所不能迷君子何懼焉故曰不喪七鬯七鬯所以祭也此震也而以祭言者易取長子以全一卦之義也震有亨之道亨則爲福然非處之以憂懼則福其肯來乎

故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則常也笑言人之常度遇威知懼
禍憂不生然後可以不失常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雷不止于
百里曰震驚百里則自一方聞者言之也一方以百里爲遠言百
里則雷之威无所不至故曰驚遠而懼適也出謂君父出長子守
宗廟集傳謂諸侯出而朝覲會同世子監國以奉宗廟社稷之粢
盛是也長子主器而不失七鬯主祭之道得矣故曰出可以守宗
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以九四成卦驚遠謂四也適謂初也四諸侯
之位鄭康成謂雷聲聞于百里古諸侯也又諸卦有享之文者必
具七廟之象震无三昭三穆之位而以七鬯爲言者四三二三父
乃諸侯昭穆五廟之象也互體有坎艮集傳謂坎爲棘艮謂手以
棘載肉而升之俎也坎震爲酒離爲黃酒鬱鬯也

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修省所以能致福然徒知恐懼而不能修省無益也修省出
于恐懼則所以修省者无僞矣游雷相因仍而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之辭具于卦而再見于爻者蓋虩虩恐懼當于其爻致福爻故後有則見于初所以訓其爻也初九以剛下柔其恐懼不晚矣不然雖懼何及說文曰虩恐懼也又蠅虎蟲集傳謂蠅虎謂之虩者顧慮不自寧之意

六二震來虩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虩乘剛也

游震之來二方乘九其處震可謂危矣故曰震來虩處震危雖有利澤及人之資亦將厚亡而不暇恤故曰億喪貝諸家惟鄭康成訓億爲數言其喪貝之多也二以乘剛之失在震來之際猶倉猝危迫不能无喪况夫位之不當者乎二既居中得正使能動而保五則乘剛之失尚可補也時過事已所喪將復還矣故曰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大抵恐致福後有則皆因懼有終之道也陽位在

上鬱而在下震而後復其所七日者陽復之數陵者地之高九者
陽之極二能升于九陵七日得其所喪者皆震之理也又自二之
五自五還二其數七有震足故可躋三動成離虞翻謂離爲贏蚌
貝也貝孔氏書謂水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猶言神氣復還蓋六三居震極所處不當威懼迫之神氣已
自失然震極則有可出之理兢兢則有啞啞之望是以蘇曰蘇蘇
者蓋言累懼累蘇憂畏之極也雖然處不當位苟不知動是遇威
而不改雖震不能反其生也故曰震行无眚虞仲翔引春秋秦譟
謂死而復生曰蘇六爻惟初二言震來者來自外至亦震之始自
三而上皆處之之道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負陽剛之才當震動之時能極其才成就有爲之功可也羣陰掩之半塗而止遂陷溺而不出失其所謂震亨者矣何以知其然四自臨之二震動而上可以有爲矣而陷于四陰之中震爲大塗而互體有艮故知其半塗而止位復在坎豈復有光耶先儒謂坤土得水爲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動之會震威之時六五于此而在尊位非能慄慄危懼不可以有濟也五往而上則柔不可極退而下則剛在其後爲五者必能知往來之危以危道處之則終无危矣往來厲者所謂以危道處之億无喪有事者所謂終无危也億數之盈億无喪則萬有皆全故象謂之大无喪大无喪則六五可以有事矣何則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宜日奉之以爲事者也有之則安失之則危惟不懼其危而自以爲安則億喪而事失苟知往來之危以危爲行則從容

周易卷第十一
大中之道无適而非吾事矣先儒謂乘剛山頂故危此謂互體有
艮亦以見六五非可自安之地也

上六震索索視饗饗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孔穎達謂索索心不安之貌饗饗視不專之容震索索視饗饗則
有歉于內而目動于外之謂也上六之所以至是爲其不得中而
已矣不得乎中而神氣之憊已如此况欲犯威而動耶故征凶夫
上六與六三類也在六三則行无眚在上六則征凶者三居下體
之上猶可動而出上居一卦之極无所之矣雖然六之在震以所
處不當遂有中外悚惕之態是求之于身已无可爲盍亦以鄰而
震乎以鄰而震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謂觀五所爲而知警懼
也五居尊位以乘剛之故不免于厲得中而後始可无喪則以陰
柔處震極者可以戒矣戒則觀鄰之喪故雖凶无咎雖然三之應
則三亦乍蘇居急難而所親不相致力此有言之道也故曰婚媾

有言三有臨兌兌爲口故曰言集傳謂上六懼而動成離離爲目

視饗饗也

三三

艮下

艮有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與震對震動也艮止也二者皆係平時惟係平時故行必有止止必有行震自九四以下三爻互體有艮是震雖爲行止在其中也艮自九三以上三爻互體有震是艮雖爲止而行在其中也行止之義不言于震而言于艮者蓋止動尤人之所難也艮止之道非安靜不可故其象有取于山知安靜之道則于止无可矣止事于未形止欲于未萌凡止之道以不見爲貴背者人之所不見也不見而止故不獲其身不獲其身謂不得其身也耳目口鼻心

思百爲總而號之謂之身得其身則聲得平耳色得平目味得平口臭得平鼻好惡哀樂得乎心我旣得物物亦得我尙能止乎背而反之則嚮之有得于身者一切付于无營爲之地處陰休影七鑿皆閉至是雖相與遊于庭而不見也庭者交際之所出入所自苟行于此猶不見其人是真无所見矣止道于此可以无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卦言无咎之道在是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彖明止之用在因時也艮東北方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此動靜之際與震對者于此而止乃其所也不然宜止而行道將大悖其能光明乎以時言之天地之道止于艮然後自震而出相見乎離蕃鮮盛大光明孰甚焉反而在已其止于背者亦若是而已卦以兼山故上下敵應不相與敵應不相與則彼此不相求有如我不求彼而彼尙來求則身尙可獲庭或有人其能止乎既曰不獲其身又曰不見其人正爲彼此相忘也集傳謂上下兩體爻不相應譬則兩人震之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

四去四之三一人背而來也艮爲門闕中庭也兩人背行于庭雖往來而无所見凡重卦皆敵應不相與而獨言于艮者蓋艮止則无相與之情故取以爲義四動成離故光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各止其止故有不出位之義苟出位之心不忘于胸中今雖暫止終亦違義命而已矣惟自位之外无容心之地然後爲至此非觀兼山而通其象者不能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以柔處下分也于艮能止正也趾附足其行在先艮其趾則止于未行之前矣所以无咎雖然柔之性易變也苟艮止于前而妄動于後則終亦有悔故以利永貞爲訓象曰未失正者所以鞭其後也震爲行在震之下趾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人之行趾隨腓腓隨股九三股也二腓也初趾也三以陽剛止于上其爲股者不行矣股先不行腓安能進腓之不進无以舉其趾矣夫二有中正之德心在于舉類以從五而三以陽剛止之腓獨奈何哉宜其不快于心也二之不快非爲已也上欲從君下欲舉類其不得遂者時也時在所止而二猶未之退聽者以中正之道不應久睽九三過中之剛非能久止時乎可行則拯其隨而偕動矣故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腓與咸其腓取象同其爲義則異二動成巽巽爲股互體有坎先儒謂坎耳故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其背則止其所也限者上下體之際虞翻謂腰帶之處艮其限則非其所矣其可止乎非所可止而固止之則上下不相從必至于列其夤馬融謂夤夾脊肉也肉輔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

黃則百體无以相屬故憂危之烈熏灼及其心此言不止于其所
者禍有如是也心處中背處陰黃在背之裏乃脊胸之類與心密
相向列其黃則心安得不焦爍也熏心諸儒讀不一子夏王弼作
薰孟喜京房馬融王肅作熏虞翻作閻荀爽作動作熏者謂熏灼
之也作薰者後來者加草也作閻者謂閻所以守門坎盜動門故
厲閻心作動者云或誤作動集傳謂古本乃動心字傳者誤併以
成動亦可止于動心而已也虞氏攻熏灼之義則曰未聞易以坎
水熏灼人此虞未之深思也大抵禍虐酷烈皆比于火又坎之畫
正陽爻也陽在四陰中獨致其虐乃背黃受害之象又坎爲心病
則熏灼其心豈不然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莊子載夫子之言曰唯止能止眾止六四之止僅足自止而已不
能止眾使之止也既曰自止矣何以不能止眾歟曰四居高位无

止眾之才居動而靜彼擾擾而起者初无以定之是其爲止僅可而已非止眾之止也雖然艮止也而曰居動又曰擾擾而起者蓋互體有震四居震動之中能以柔靜自處故无咎然自身之外无能爲也故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四在中上之體故爲身集傳謂坤爲身坎三折之爲躬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輔者言之所自出艮其輔則其言止矣貌言五事之先所謂止者非止而不出也言有序則止而不亂矣輔車之亂浮躁使之故艮其輔則言有序六五君位也以六居五宜有悔能艮其輔則悔亡矣王言惟作命人君出言有序則守其中正施命誥四方可以爲艮之主而天下定杜預春秋震爲車輔頤車也互體有震而艮止其上艮其輔也虞氏謂三至上頤體艮止之艮其輔或曰六居五安得爲正日以中故正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者爲其不能止也遷而不止厚之所以不終上九以剛實之性主艮而終守之所謂敦艮也又重艮有震羣陰不忘乎動上能敦艮而不移則不但止其身而已此其所以于六爻獨吉也上九艮終而不爲極者蓋時在可止則止无過極但取其厚與臨之敦臨同也虞氏謂坤爲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

其風與謂之變謂之繫成謂之繫事謂之繫辭
大段體古曲士以取繫辭者謂之繫辭子謂子謂處士
謂平生所傳注解接取之多異不謂注解與身同曰接其源故注
此成之謂繫之謂注解與身之形體與身也又重與身與身

周易窺餘卷十二

周易窺餘卷十三

朱鄭剛中撰

續金華叢書

下經 漸至旅

三三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乾坤變而爲巽艮交而爲漸交謂否六三進爲六四否九四下爲九三也進爲六四女歸乎外也下爲九三男下于女也六處三非正也進居四爲上體之下得位而正矣九處四非正也下居三爲下體之上亦得位而正矣男女位皆得正獨以女歸爲言者取漸之義在女不在男也漸之進以止爲本以順行之進雖不急而日入于進如女之歸也進能如女之歸此其所以吉雖然漸之成卦以六四之進得位而彖乃謂其位剛中者何哉剛中謂五不謂四

也或問此女進也何與乎九五之位曰進得位往有功者謂男女正也進以正可以正邦者謂君臣正也人之道莫先乎男女推男女正家之道則君臣正邦之道也聖人取九五剛中之德以足男女正位之義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大抵男女正者所以原其始君臣正者所以要其終皆不過乎位而已先儒剛中之位或以爲六四或以爲九三曰六四者謂其進而得位也曰九三者謂其在一卦三陽之中也然以六爲剛以三爲中豈理也哉集傳曰內止靜外巽順其動不窮也動言三四動動而止所以不窮大抵其進銳者其退速退速蓋不窮之反也唯動而愈出是謂不窮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則後之求善俗者其可遽平居賢德謂久任賢德之人不求之以遽使彼得盡其才下皆安其政而信之然後俗可善也善俗之道如山之有木順其性而生養之則

日入于藩大而弗之覺苟賢德不得所居遷徙流轉失其所謂美成之久則雖有牛山之木不能成矣此君子所以觀漸也先儒謂乾四之坤爲艮爲居以陽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互體有離離爲飛鳥故六爻皆以鴻爲象以其識去就之義進退之昧也又李鼎祚謂鴻隨陽鳥喻女從夫故言于女歸之漸漸之初所處窮下在己未能有爲在上莫之援助此君子自信小人謗傷之日初不敢妄動漸于水涯其自處善矣小人既忽人之微賤又恐其進而不止與已爭也遂厲而有言然其有言者小子而已初亦何傷哉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艮爲少男故有小子之称不必指名一爻出而有言則艮之小子也坎爲水干者水之謂漸于干之象二動而厲已成兌兌爲口有言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中正之臣遇中正之君然後可以有爲然進不以漸上意未孚則小人得以危之六二懷中正之德自干而進不爲不漸也進漸則德美著而上意信一旦相得如磐石之安矣飲食衎衎此其時也飲食宴樂見于需飲食衎衎言于磐蓋需暇平定則飲食可以將禮意而相和說此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所由君子不素餐之道先儒以承三應五爲不素飽者爲陽爻實也艮爲山石二動成兌兌爲口飲食之象又爲說衎衎之象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爾雅高平爲陸始漸于干進而之磐之陸進而漸高得位之象也居艮之極上復无應可以止矣又復進焉失漸之義所以有不復不育之凶不復不育蓋不貪進苟合則行藏失據邪正錯雜不能成實德也何則陰陽相好也陰陽皆正則各從其應陰陽偏立无

偶而相近比比亂之所由九三六四其有焉九三上无應而親四六四下无應而比三三務進而妄動故征不可還四失守去而私交故孕不可育雖然三在艮體初與二乃其羣類也三若止而出能與其類相保非但于理爲順雖外患可禦也故曰利禦寇不然則凶之道寇陽者陰也四陰在外臨坎坎爲盜三不動以陽剛止于前坤以二陰助于下无不利矣聖人之戒戒三之行也先儒謂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漸于干卑之所也于磐于陸則漸高至于木則又高矣木雖高然山木之枝非水鳥所安如得其桷則庶乎其可安也四雖高然上下兩陽非六所安苟能順以巽如鴻得桷則无咎也說文秦曰棖周曰椽齊魯曰桷桷蓋木之方大可爲棖桷者非樛曲之枝故可安也象又取順巽以足六四无咎之義大抵爲務進履危之戒

周易卷之三
李鼎祚曰四居巽木爻陰位正桷直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漸于陵則又高矣孟子爲高必因丘陵因丘陵可以爲高則陵猶非高之極矣五君爻也然猶不極其高者君道貴中九五以中正之道爲漸之主所以不敢極也夫下有中正之臣助五有爲者人君之願也上有中正之君得行其志者人臣之願也上下之願有時乎不問者必有不正者間乎其中三四是也二五欲合而三四間之所以三歲不孕雖然中正之道物豈能終勝之哉三四既變二五相應君臣志遂而美實成矣巽爲高艮山在下陵之象離爲大腹三四易位則離毀故不孕三歲雖閏時淹久之喻然五由四之二二由三之五皆歷三爻亦其象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復于陸子夏傳孔穎達李鼎祚皆謂上九九三各處一卦之上故皆言陸陸者高之頂也集傳子叢說亦主其言謂漸至上九亢矣是以上反而之三然後安處惟安定胡先生謂徧觀經文无高頂曰陸之文字當爲達蓋字之誤達雲路也言鴻之飛高至于雲路其羽翎毛質可以爲表儀故易傳獨然其說引爾雅九達謂之達今當以達爲正蓋諸卦象物者多矣未有重複者夫鴻之義同也至于干于磐于陸義不可同也亦猶需之義同也至于郊于沙于泥義不可同也爻隨體變義隨爻變上九豈得與九三俱漸陸哉鳥之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羽取其采鷺羽取其白鴻鷹之羽取其知時自磐而上雖于鴻爲漸高而非其所安至升雲路而高翔次序有列所以爲鴻者邈乎其不可及矣此非馴致之效歟故取其羽用以爲儀則君子進退去就之志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爲法矣干寶曰有德而可愛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用爲儀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下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反艮爲震反巽爲兌艮與巽爲漸震與兌爲歸妹漸以中二爻升降而得位故六爻皆正歸妹以中二爻升降而情通故六爻皆不正歸妹漸之反也聖人于歸妹取其情而已故合以爲卦然男女情勝則流故不當位无攸利之戒著焉易傳曰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恆漸歸妹也考之于經恆者男女之位亦天地之位也咸者男女之情亦天地之義也義者感會之宜也男女之情既于咸見之而復以爲歸妹者咸者止而說歸妹者動而說止而說故咸亨然猶以貞爲利也則說以動者安得不征凶乎妹者少女之称二十而嫁故少之不必專以九女嬖娣爲說也少女歸長男是以說說者動之因也說以動陰陽相交此爲子爲父爲婦爲母之

道人之所終推之天地乃上下相交萬物之所由興起也雖然分不可踰常不可變男女之位如之何而不正哉取婚姻之義交感之情則震兌爲夫婦之端于此而又動焉凶之道也動而凶則无攸利矣天下固有權一時之宜不以正動而得其利者男女之動不正則以柔乘剛无往而能利故彖曰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乾天坤地三四升降天地相交之義故虞翻謂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此卦最備四時謂有坎離者互體也此四時終始之象也崔愬曰中四爻皆失位易傳曰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有始必有終終則敝此天下之常理也欲永終而不敝在于知其敝使之常新而已天下之不能圖惟厥終者皆爲其不知敝也然君子必觀象于歸妹者何哉澤上之雷一時陰陽相感之義過則已矣顧豈常哉亦猶男女以說而動此婚姻感會之情其久遠之

道不在是也久遠不敝在乎正位故守正者所以永終欲永終而不守其正是不知敝自敝也復相棄背常在于華色衰落之後顧有不正而无敝者耶歸妹霜降候也子寶曰雷薄于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一時之虞而有將來之慮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卦之有兌蓋取于少女初在兌下少女之娣也女雖少正嫡也初雖賢无正應也无應于正則不可以有行故爲跛然從長以歸亦足以說故跛能履此非失禮而違訓乃歸妹之常道也是以征吉征吉謂以常道從嫡而行則吉也初以正動已吉從三承四又正而吉故象曰吉相承也大抵有賢德在下未能有爲而能從人以正道進者類此虞氏謂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歸妹以娣集傳謂震爲足兌折其左跛也從三有應跛能履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跛能履眇能視併見于履之六三歸妹以跛眇分于初九九二兩爻者蓋初與二同體初以无應從三而動以征爲吉故曰跛能履一二雖有應以上下未正守常約已故曰眇能視大體同也歸妹自泰來其成卦在三四兩爻六三婦也九四夫也初與二皆從三承四而二則有應未著所以相親者猶未明初九言歸妹以娣而于二不言者以同體故言于初以見之也夫二之與五雖不正位然一以賢德處內守常不渝則五將下之矣故曰利幽人之貞集傳謂初動二不動成坎坎爲隱伏女在窈窕幽閒之象李鼎祚易謂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能視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待也集傳引陸震之說天文織女貴須女賤謂賤女爲須豈有待寵之意耶六三以陰居陽爲說之首而亟趨于動使有正應則

六三行矣奈何居不當位動不以正故上莫之應急售无應退而
須之此女之賤者然无凶咎者以能反歸而以娣進也二者三之
娣反歸以娣五爲正應三庶乎可以塞未當之羞也集傳曰六三
既曰所歸妹又曰須何也自變卦言泰四之三成兌兌者震所歸
之妹也自爻位言三无所歸須也故曰曲而當安定胡先生引春
秋隱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至七年書叔姬歸于紀當二年伯姬歸
紀之時其年尙幼少故待年于魯國待年亦須之義而于六三爻
義不合

九四歸妹愆期遯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居動始而无正應歸妹而愆期者也然則與六三之歸妹以須
同歟曰不同也六三居說處極歸而不售蓋女之自賤者也九四
居動處陰靜以待時蓋女之自重者也女之嫁猶男之仕豈能使人
必售哉自處有道雖遲何愧故曰遯歸有時象又曰愆期之志

有待而行也謂待男而行也愆期非四之過而待時守已實四之美德大抵歸女以仲春震者仲春之月而四不得其偶愆期也初動從三然後四得其應遲歸有待之象叔姬之歸施之九四則爻義合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者君位六者女象六五帝之妹也帝妹在五帝以妹下嫁之女乃下于長男此爻蓋明雖王姬之尊猶不敢失婦道而自驕也與泰之六五同也由是知帝妹以謙降爲德而不以禮容爲飾禮容之飾歸者娣嬖而已袂蓋衣之爲禮容者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夫小君以中爲位以貴而行下主羣嬖陰道盛矣使其不自謙降猶修飾治容與下爭寵則妬忌僭侈陰道盛極將如月之盛矣故日月幾望吉坎月離日震東兌西日月相對望之象三動成乾乾爲良帝乙之辨見泰卦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士者上六之夫上六陰虛處非其所蓋女歸之窮筐篚不實之象
婦人之職與其夫相與供祭祀者也婦持虛筐夫欲刲羊實之復
不得其血祭祀之道闕然矣三非上之正應以刲羊言者蓋三亦
陰虛不能宰制所以見婦不婦夫不夫无一可也鼎祚易謂震爲
筐兌爲羊離爲刀坎爲血三四復位坎象不見故无血集傳曰震
兌夫婦也而曰士女言夫婦之道不成也春秋傳載史蘇之占士
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益音荒

三三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豐自泰來泰之九二升至九四爲豐而成明動之象故曰豐亨王

假之假之爲言至也豐大也以大故亨也王業之大非王者不能
至也既至于大則惟憂畏爲可保蓋盈虛消息不可恃以爲常而
日昃之離人君所當戒也憂畏之道當如何常使如日之中而不
昃則可以勿憂矣集傳謂離下有伏坎爲加憂離見坎伏勿憂也
何則物盛則有蔽塞之患蔽塞則无豐大之功人君之德如日正
中光明不虧然後羣目向之亦皆趨平盛大之域此豐之所以爲
亨卦之大體也析而論之豐之所以大者以其動而明崔環曰明
則見微動則成務是也蓋動而不明則妄行顛錯至于夫理明而
不動則有才不施无以成功兩者一偏不足以成大此明以動所
以能豐而離之體所以在震之內也大者王之所尚照天下者王
之所宜二者皆恐其太過大而過于大必損照而過于照必虧故
昃食之戒彖申于後日之昃月之食此盈虛消息之數大而天地
幽而鬼神猶所不免而况于人惟聖人以道御之故盛大之業光
明而常新不然大其可窮邪或問鬼神盈虛之道如何可見日所

謂鬼神蓋理之在幽微者人則顯而明蓋言消息之理幽明均有不必拘泥靈變之鬼神而以著于跡者爲消息也鼎祚易謂五動之正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在坎中爲憂宜日中則體兩離照天下也五息成乾爲盈四消入坤爲虛四變離日過中則昃月盈以乾四動則食又乾爲神坤爲鬼集傳又曰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保此道者其惟中乎故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所以屈服其辭非明不可致刑所以抵人于罪非威不可離所以爲明震所以爲威也合二體而皆至焉君子觀之則折獄致刑之象也又豐亨之時治已極于盛大非但妨功害成之人在所當禁而輕聽斷忽人情亦聖人之所戒故折獄致刑于豐言之苟爽曰陰據不正奪陽之位故折獄致刑蓋謂二也虞氏謂噬嗑四失正三以兌折之折獄致刑之象朱震曰雷電皆至萬物豐大之時豐則生訟故君子法其威明並用以治刑獄電明照北所以折

獄雷威怒也所以致刑折獄者以正折其不正初二三正也而二有伏坎爲獄不明則枉者不伸致刑者刑其不正而已四五不正也兌爲刑殺不威則小人不懼噬嗑其明在上君子在上之事也故爲明罰勑法豐用明在下君子在下之事也故爲折獄致刑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旬均也故荀爽本旬作均大抵勢不兩大兩大必爭爭則有咎兩大不爭者惟初九九四爲然蓋豐以離震成卦初離之始也以明爲德而其用在動四震之始也以動爲功而其本在明兩爻勢均力敵相須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然離震既均敵震能獨爲主乎曰離自內之外意在于動四者動之主與初雖不相應初往趨之勢均力敵受而不爭茲其所以爲配主又九四自泰之九二來主豐惟初與之勢均力敵故曰雖旬无咎往有尚也蓋過于均則偏勝之患生是以災鼎祚易謂四在震爲主四失位則變成坤坤數十

四上之五成離坎離爲日旬之象坎爲災體大過故過旬災謂體
大過者互體有兌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惠若吉

象曰有孚惠心以發志也

以陽遇陽彼此皆明故初與四往則有尚以陰遇陰彼此皆闇故
二與五往則有疑夫豐亨之時六二以陰居陰則在我者已无所
見豐其蔀者欲求其應則在彼者又无所發日中見斗者也蔀者
曠障之物斗者昏見之星漢志曰斗爲帝車運動四旁五在震位
有斗車之象然迷東西者斗柄指天而悟六二居曠昧不明之中
先已爲東西所迷趨而求正乃見非時之斗以疑病矣雖然二中
正也而五爲正應以中正自信久而不變則上下交孚嚮之蒙昧
者皆發矣豈不吉哉聖人爲此象蓋使人知中正之道非陰柔所
能久蔽也虞氏謂豐有噬嗑之變噬嗑離上震下互體有坎艮坎
北方也鼎祚易謂艮爲斗斗見下離日中之謂叢說謂震巽爲草

莽上與坤爻有蔀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虞氏謂日在雲下爲沛然以蔀類求之則沛作旆王弼曰幡幔者是也安定胡先生謂沛繫于旂竿旂旂之垂也義亦爲旆皆掩蔽光明之謂三居離而過中是自豐其掩蔽比蔀有加矣九家易謂沫斗杓後小星馬薛皆謂輔星日中見沫蓋言所見之愈不明也何則三以志應上六既遠且陰而又離體之明已昃故沫日見夫日中之斗雖不足以指迷然比杓後之小明猶愈矣問者曰三有陽剛之性而反比二陰爲不足何哉曰二中正也惟與中正相應故久而後可以發志三不中也與上既不以中正相得故動而至于折肱不可用矣夫眇猶能視跛猶能履折肱未必不可小用然不可以大事是終不可用焉三自取如是尙誰咎哉虞謂上之三入坎雲下故見沫在噬嗑折艮入兌艮爲肱之象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爻豐其蔀謂六二日中見斗謂五也四爻豐其蔀謂九四日中見斗亦謂五也何以言之二四俱以陰闇原自蔽障有震巽草木交蔽之義故皆曰豐其蔀二應五者也四承五者也五以陰柔得位无以指二四之迷故皆曰日中見斗雖然二與五爲正應所望于應者不足以相照二亦奈何哉守其中正以俟誠信之感發庶乎可以濟豐矣四則不然與初雖不相應亦其等夷且在應位趨而嚮之明動相資助上足以有爲此其所以吉且初向四則四爲主四向初則初爲主所謂相須不可以相无者也然初謂四則曰配主四謂初則曰夷主者蓋四在陰位有配之義此蓋以位言之初與四二陽同德乃其等爾此蓋以爻言也四得初同進而在震體故曰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九四自泰來而成豐四自來也既至四矣五屈已下之四與五共天位交相有爲此五來之地九居四猶人臣含晦其美者非人主有以來之則含而不廢五乃能以豐亨之主來四以謙虛之德是謂來章茲其所以有慶譽也或問五不來二而來四者二與五不相應也四五固非相應聖人于六五一爻專取下賢之義也又五下四則爻爻皆正陰陽俱得其偶慶譽之所由生也互體兌爲說爲口慶譽之象鼎祚易謂五動得正則二來應之又曰五動成乾乾爲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闔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上六以高亢自居之象蔀其家者上六以陰閭自蔽之象闔其戶闔其无人者上六既以高自絕以閭自蔽雖其所親亦弗之與謂九三也故三歲不覲謂歷時久而三弗往應也非三絕

之也上六豐蔀掩蔽自晦藏之咎也居豐之極无致豐之道有凶如此皆其自取也翔王肅本作祥孟喜謂天降以惡祥是亦一義集傳如飛鳥務上翔于天際豈復能降哉翔之義也藏古本多作狀馬融王肅謂自傷殘也鼎祚易謂四動坤爲闔戶三隱伏坎中故閨其无人又謂震木數三故稱三歲曰隱伏坎山者謂五降四則三在坎中也集傳又謂上動成離離爲飛鳥乾爲天在外卦之際天際翔也又乾爲三歲自四歷三爻三歲之象

三三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所以成卦者何也以卦自否來否之六三升爲五是在內者出而之外否之九五降爲三是在上者止而在下卦之所以爲旅也旅謂失其所也旅而失所雖盡其道可以小亨而已有小亨之

理而旅不以正未必能亨也故曰旅小亨旅貞吉柔得中平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一爻爲言也止而麗乎明此合離艮兩體爲言亦以見九三雖降而猶不失其正也小亨貞吉之道其在茲乎夫旅外則不免于順剛順剛而柔過其中不可也五之于剛雖上下順之而守其中道則所以爲五者无歎矣旅順剛則不免于有所麗有所麗而非其所託不可也艮之體止而麗乎明則所以託人者不至于失已矣內守其中外得所麗非大人知時義者未易臻此其夫子在旅之爻乎姚信曰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蜀才曰否三之五柔得中于外上順于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折獄用刑以明爲本故雷電噬嗑雷電豐皆有刑獄之象爲其體有離震離明震威故也若旅之離則與艮合无震威之象而乃亦以刑獄爲言者蓋失所之謂旅小人失所在外繫而不動又上有

剛明者臨之刑獄也君子觀山火之象則宜察所爲之情又山上之火雖高且明然亦不以留照盡用察秋毫爲功其在獄者得其情則已矣尙可留哉雖然反賁爲旅賁亦有離艮而象謂无敢折獄者賁火在內君子自明之象也離爲明坎爲獄三不動坎不成不留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雖窮能固窮猶可小亨也惟以陰柔在下不自振拔所爲瑣瑣招憂取咎矣諸卦无應者始爲窮旅卦獨初有應而反得失所之災何也蓋初居艮體上雖有援我以止而不能前四居離體性不就下彼方亢而不肯接有應不相及此旅志之所以取災窮不災者无有也陸續曰瑣瑣小也艮爲小石故曰旅瑣瑣虞氏曰坎爲災艮手爲取集傳曰艮爲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中正之于人无所不利用之于旅其利博矣卽次懷資得童僕是也旅卽次則其身安懷資則其用利得童僕貞則其助力以爻考之二者中正之位居之則安旅雖失所猶可就次舍此卽次之象也五不應二二无所資然能守中正以待之是猶有貨貝而不自暴不害其爲用此懷資之象也初以陰柔承二二乘于上而下資其力得童僕之象也履二乘初待五之求所獲之效如是然後知中正之于旅其利博矣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集傳曰童僕一本作僮僕艮爲少男初卑陰賤二在上畜之童僕也初于二得童僕貞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不爲上所與而欲與其下于義爲失何則下謂初也二得其位初承之于下二與之故肯盡力九三處高自絕不爲上所與離

已焚其次乃下而與初初方以貞道童僕于二其肯爲三盡力乎此焚次喪童僕之道也鼎祚易謂離爲火艮爲童僕集傳謂艮止也上而得位次舍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諸家以資斧爲除治荆棘之具或以爲仁義曰除治者謂在旅不得次而得荆棘之地自除治也曰仁義者謂資爲仁斧爲義懷仁義之道不得施也子夏傳作齊斧張晏謂整齊也志林作齊斧謂齋戒受斧也要皆于爻義不合得其資卽六二懷其資之資得其斧卽利用之器也諸爻最善莫如六五其次六二而九四爲下失所者初六在先其次九三而上九爲甚六二以得位居中卽次懷資而又得其童僕顧雖在旅亦安矣四抱陽剛之才非旅所宜然處柔在上體之下比六二亦庶幾焉何以言之蓋二之卽次則是己就舍館旅于處則姑有寓止之處而已懷其資者有其利者也

得其資者未必能有此懷與得之異也旅所賴以爲力者童僕不得童僕而得其斧持此安用乎此童僕資斧之異也我心不快有由然矣大抵以卑弱自處又知所以奉上者此聖人訓旅之義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一矢亡亡當與无同訓非亡失之亡也謂操一矢以射雉更无餘矢此其爲義謂六五可以取貴顯致名譽以申文明之會然身方在旅寡與无應猶之雉雖可取而一矢在弓發无必得之理然則文明之會果不可以冀歟曰不然六五居柔處中不乘下以侵權能承上以自保上下與之如是則中物之理雖不可必而在 我之德上之所不遺也故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逮如詩逮下之逮言及之也干贊曰離爲雉爲矢巽爲木爲進退艮爲手兌爲決有木在手進退其體矢決于外射之象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兌口譽也巽爲命下逮也商鞅之說以帝以王以霸非一矢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巢木忽桑土而自安旅人先笑者如之火焚其巢悲鳴而无所歸後號咷者如之夫謙順之德不可一日无而况于旅平旅而喪其順凶之道也雖然順德之喪喪于易而已輕揚趨上離之性常易也故曰喪牛于易古人聞過者謂己有過而人告之使聞也聞過則過不復作上九喪其順德人莫之告故曰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凡此皆其在旅高亢之失虞氏曰離爲鳥爲火巽爲高四失位變震爲竹葦巢之象也巢象不見故焚其巢震爲笑巽爲號咷三動坤爲牛大抵三不應上則坤象不見故喪牛兌性趨下上九既自高故兌口弗之告

周易窺餘卷十四

續金華叢書

宋鄭剛中撰

下經 異至節

三三 異下

上

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異以申命剛異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
攸往利見大人

異三畫以一柔承二剛成卦夫柔之于剛非順无以承剛之于柔
非異无以接剛接于上柔承于下然後陰陽不忤相契相容此異
之所以爲順爲入在天爲風在君爲命无所往而不受也重異則
三畫之上加異焉故爲申命之義謂前已有命今復申之所以見
丁寧重復上下通行之意九二異乎中者也重異則兼五言之故
日異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異則兼四言之故日柔
皆順乎剛上異下順此致亨之道攸往之利見大人之資也夫以

異而往物孰能閼以異見大人人孰不與而曰小亨者何哉曰天下之理不可以一于異也風之入物上之行命非順不可至于變化可否剛柔相制固當與時宜之聖人于重異止許之以小亨者豈无意乎若當親寡之時處孤危之勢非體異行之未見其可故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異雖然以異下人雖旅所宜遇君子則利不然不能有所立也故以見大人爲利虞氏謂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大人爲五離目爲見二失位往應五則正故利有攸往陸續曰陰爲卦主故小亨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王昭素謂當在重異以申命之下彖或脫文集傳謂理或有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事之所以不行者因民心之未悟民心之未悟因播告之不修故申命所以行事也盤庚之事止于遷都其告戒載于書者三篇命其可以不申乎隨風蓋命令相繼之象苟爽日異爲號令兩異相

隨故曰申命

初六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履之六三巽之初六皆有武人之稱蓋履之下卦兌也兌與巽反對兌正秋肅殺之氣爲武六三不知才智之短履剛趨上故有武人爲干大君之象反而爲巽則六三變爲初六向之剛躁于履者今皆柔伏而巽矣然武人之志終在也武人以剛躁爲失柔巽爲正武人貞則其志治命行之初人懷不果惟若武人剛而貞巽而果然後爲利此處初六之道也虞氏曰巽爲進退乾爲武初失位利之貞爲乾故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祝史巫覡皆邀福于神者非正道所先也孔子之禱豈用史巫哉二以下體居陰已甚巽矣以陽居陰巽又甚焉故有牀下之喻牀承體在下之物在牀之下則卑甚而失其所安諂媚求福猶紛然

用史巫以邀神者未必爲神所聽此蓋聖人爲九二異過之戒也
雖然異過宜凶二猶吉而无咎者二雖不正猶中也中則能變史
巫而吉此又聖人設中正爲二之勸也說者或以史巫爲九二通
誠于五考之于易及他經凡孚誠之道皆貴簡質未有以史巫爲
喻者宋衷曰異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二无應于上退
而卽初心在于下故曰異在牀下大抵以過異喻史巫則重異者
紛若之象也傳謂二五升降史巫紛若之象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詩桑柔注頻謂急說文曰頻水厓也頻蹙不前而止詳見復卦九
三以剛過之性本非能巽欲遂其剛則上下皆巽勢不容于獨亢
旣勉爲巽上復无應四陰乘之進退失其真情是以促迫茲其所
以吝也巽至于是剛陽之志窮矣苟爽日乘陽无據爲陰所乘號
令不行故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者興事之大非一人所能爲眾和志順相與以有獲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承乘皆剛下復无應自宜有悔况可興事耶然以陰居下異乎兩體之間上下順之而又不失其正非但悔亡固可資眾力而有獲也三品之喻所以見正順之功焉往田而乾豆賓客庖厨之品具言所獲之多也翟玄曰三品謂下三爻也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位正中也

諸卦九五爲盡善之爻不應有悔以其在巽恐剛陽之性過而有傷故彖先曰巽乎中正而志行至爻則又曰貞吉悔亡无不利謂五非中正則有悔矣易傳曰非五之不足在巽所當戒也无初有終者亦謂九五則巽將究而爲躁惟能知申命行權在于委曲守

中正以入之此其所以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此申命之道也異爲命而獨見于五者以五爲異主而命令係之也甲者事之首故先甲後甲言于蠱十日甲乙爲首而甲又居其先也庚者變之首故先庚後庚言于異十日戊己爲中過中則更變之所由起也命令變更當先後重復之使人之變更之意則人樂從問者曰異爲命而已卦何以有先後之象曰爲其重異則當繼也又問上之命令故不一卦何以止言變更日雷風相薄則有變也初二相易成離離爲日自四以上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四五相易又成離自三以下三爻在後故日後庚三日虞氏曰震異相薄雷風無形當變之震矣異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王弼于甲庚不能辨止日皆申命之謂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上九巽牀下同而意各有在二以陽居陰又在巽之下體爲

巽過甚失其所安故曰巽在牀下上九以陽居陽又在上體之上
无過巽之卑然其所以爲巽者窮矣窮上者必反下反下者則失
其所安故亦曰巽在牀下也資者利之實斧者利之用二者皆安
居所有故旅之九四則得之上九喪其資斧豈非失其所安乎是以
貞凶曰正乎凶者言凶之道正由是也

三三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可以致亨也然說而不以正非兌所貴也故兌亨利貞二五
蓋兌之所謂貞也五固正矣二亦得爲正者以中故正亦以勸其
正也兌者巽之反巽之初六爲兌之上六巽之六四爲兌之六三
而巽之二五雖爲兌未嘗失其中也惟兩柔說而出外聖人慮其
過也故有利貞之戒此剛中柔外說以利貞之道也夫天之心卽

人之心也上能順天而爲天所說則人之說之也可知矣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然天之所說豈爲其以詣求哉有剛以立已有柔以通物內外不失其正而說道行乎其間此天人所共與兌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或問不曰順乎人而應天者天人一道順與應不可以天人分也舉此而彼見矣人君盡兌之義則可以得民之所難何則小而服勞大而効死二者皆民之所難民惡憂勞我使之忘其勞民惡死亡我使之忘其死非得其所難者能至是乎古有行之者湯武是也非獨湯武凡以說道順幽明之心而得民所難者義皆如此先民與犯難乃在我之事忘勞與忘死皆在彼之心我行于上民應于下此兌說之所以爲大也鼎祚易謂二四變爲屯有震坎坎爲勞爲心兌爲說勞而心說忘其勞也坎爲難震爲反生犯難而忘其死也集傳又謂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安定胡先生謂澤水之所聚滋息萬物使

之得所養而說澤聖賢欲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之道恩惠之事
固不可以言語口舌而爲說故說去言而爲兌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附麗之麗澤附澤故也兩澤則彼此相滋益故爲朋友講習
之象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取此義也鼎祚易謂二陽同類朋友
也兌口對講習也易傳曰朋友講習固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
象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不應四而與二相親可謂說矣况二乃君子我之類也與之親
非苟于同和而已矣雖然使上有正應而下與近比者親或可疑
也无所偶應惟賢是說尙何疑哉此其所以吉二以陽在上我以
陽在初未嘗同也三以柔在外我與二皆以剛在中非和而何鼎
祚易謂四變應初震爲行坎爲疑故行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之孚與五孚也五非其應然純卦皆无應兌之二五以同德在應位久當自孚也兌之時三以陰柔比而求說二欲違之不能是安得無悔然二五同以剛中柔外而成卦始雖不以陰陽正偶相得及久也誠意感通君臣相說而悔亡矣諸卦二五非應而以同德相求如小畜與困亦然非但純卦也鼎祚易九二之孚謂五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四變坎爲志故信志大抵二應五其本志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凶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謂不自守來而求說也以爻言之兌以剛中柔外爲正柔外則柔當外嚮今反內比是求說者也易傳曰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枉已說人不以道凶矣虞氏謂兌從大壯

五來居三來而失位故來兌凶集傳謂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介與界通蓋限際之地也五以陽在上三以陰在下九四介乎兩間故謂之介然則何以爲疾歟曰四未知所從也欲從陽則三陰爲可說欲從陰則五陽爲中正所介病矣擬議所處擇所當說者從之茲其所以未寧鄭康成謂商爲隱度是也雖然五與三固易辨四何至隱度而不寧曰四亦未正是以莫決也及絕三承五說之意定然後利澤及物故喜而有慶也虞氏謂巽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又陽爲慶故承五有慶集傳謂商賈度利而動故爲商度之象用虞說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兌剛中而柔外柔已在九五之外矣五亦何至有厲曰五當與二孚也方二五未交孚之時上六以陰柔親比其側四又不正而比三五若又以孚九二者孚上六則上下盡爲陰所消矣五之道其不免乎中正者无如九五易之言此非謂五之不足在兌所當戒也蓋中正之爻位爲正當幾微之分在于君子小人非他爻之比故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虞氏謂二四變體剝象獨集傳謂剝爲三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六三居內體可以上行而比于二來而求說者也上六居外體之外引而去矣无意與五爲說者也同爲兌之三爻見于異體遂分內外之異豈不相去矣哉或問上六之引兌與萃六二之引吉同歟曰不同也萃六二在羣陰之中待人君引而後聚是引之也上六戒六三之來兌引而去之是自引也雖道兌道以說爲主上六雖无來兌之賤在兌則未光矣三動離毀未光之象虞氏曰无應

乘陽動而爲巽巽爲繩良爲手故引兌

三三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陰陽不通天地不交否閉之所由成否之四陽來居九二否之二陰升爲六四否閉之所以解何則四陽下降而亨于險中二陰上進而承于九五此否閉之所以解渙之所以名渙者散也天下之險難者解而散之天下之離散者合而聚之此治渙之道二四兩爻之功也剛來而不窮彖謂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彖謂四也合二體而相成此渙之所以亨也險難既散人君安集天下之道莫先于假有廟何以言之聖人以剛明之資振起于艱難之中遠邇上下皆有所託此非昭受上帝祖功而宗德其何以致故先王不敢以濟難之功居諸已必先享帝立廟示天下以知所報也此

易經卷第一
換亨之後卽曰王假有廟也它卦二五爲君臣之爻在渙則四五者君臣相與有爲之爻九二則爲之主先後治渙之象也何以致其然彖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說者謂九在五之象然萃之假有廟亦九在五而不言王在中何哉萃言物之聚聚物者宜致孝享義惟取此非若渙當險難之時王尤天下之所繫故不得不極言其居中得位之象蓋內卦坎也剛自四來居二陰之間是聖人爲天下挺身救世先嘗居險難之中矣迨今憂患旣平離散已合巍然履尊正位而一世歸往常若四體之有心由是知王乃在中不專爲九五亦兼明九二剛來之說也五四三初七廟之象二則王假有廟在中之象也荀爽曰陽來居二在坤之中爲廟居五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虞氏曰巽爲木坎爲水故乘木有功假至也讀如格獨梁武音假苟爽訓大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彖謂巽爲木者取舟楫濟難之義象謂巽爲風者取險難渙散之

義也享帝立廟于時爲先務所謂不敢以濟難之功居諸已示天下以知所報者也五四三初宗廟之象上九帝之象處氏謂震爲帝艮爲廟四之二變坤大牲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治渙者必于其蚤然而初无應也故承陽而資其力二以陽剛在上亦无應也故受初之託援以俱行此之謂拯馬謂二陽爲馬可以載初之四也以初託二以二拯初豈逆理哉各順其情而已蓋坎之性不安于下順也虞翻曰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承二故順也集傳曰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易傳曰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于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先儒謂五爲机集傳謂四爲机机者下憑之物四五皆在上二不

應憑之爲機也机謂初也易傳曰二陽同則成濟渙之功矣蓋謂
二若與五應則止于悔亡而已惟二身在坎中外无其應姑卽近
而奔其所安亦足以相資有爲也机可以下憑而坎之性以下爲
安其爲奔初何疑以陽得陰以水就下得其所願矣鼎祚易謂坎
爲棘爲矯揉震爲足揉木有足艮肱據之憑机之象大抵六爻中
有象則卦通取之不必專在此爻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身通則信止則屈艮之六四艮其身謂止而僅足以善其身也故
象曰止諸躬渙之六三亦在艮體然漸能出坎矣故曰渙其躬雖
然六三陰柔无能爲又所處不正身雖出坎猶止而未通其能拯
物之渙乎惟外有應而志趨之可以无悔而已與艮之僅足以善
其身者相類也集傳謂坤爲身三上相易析坤成巽離目下視鞠
躬之象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得位居正承五蓋君臣合德以濟難者六四經營之初拔茅
引類共致其力不免有君子之羣難既濟矣險已遠矣而吾寵位
且極比中孚月幾望馬匹亡之時渙其羣誠不可後三陰羣也四
自否之六二來固已離其羣侶故能獨立于大功之地一心承上
茲其所以元吉而光大也夫人臣所爲如是則其所建立必高大
而不可掩渙有丘是也元吉光大言其見于德者渙有丘言其立
爲事者雖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思艱圖易理當如是又況出坎
未遠之時念慮不可一日平也故繼之以匪夷所思夷易也虞翻
曰位半艮山故稱丘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
思也光大謂三已變成離故四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險難既平必有新人耳目鼓動天下之政使人咸曰大哉王言然後下知服從故九五貴于有大號雖然號于民而朝令夕改則人心危疑渙者將復險必也一出不反沛然浹于人之肌膚則君之道爲盡善故曰渙汗其大號王之以正位居中動无過咎者在是也九家易曰否卦乾首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陽稱大故大號集傳曰降者成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句讀義當依集傳從先儒說謂渙五爻不應惟上九應六三三近險見傷上九下應之三上相易上復成坎是上與三俱傷矣故曰渙其血上九能去六三遠出乎險之外則遠害故曰去逖出无咎逖遠也去而遠之也本或作惕出讀象則知其非惕矣與小畜六四文類而意異

䷔ 坎下

節享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亨謂三五苦節謂上六說以行險謂二體相濟之才中正以通謂九五主節之道二剛不已則陽必偏故分泰之六五子下所以節剛二柔不已則陰必偏故分泰之九三子上所以節柔故曰節亨彖又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此蓋推原三五致亨之道也上六无應居節之極貞固取窮故曰苦節甘之味生于土坤土爲九五所節則甘變矣然易以上六之義繼三五者所以著亨窮之戒也說則行險則止物之情也于說能止既止而說節之善者也故曰說以行險此所謂相濟之才也无位者不能節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以九居五旣中且正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所謂主節之道也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用節而收覆載之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法天地之節以節天下也萬物並遊于範圍之

內其分量不得而踰者天地節之也然曷嘗置物于窮哉聖人節物如是則險不傷財然亦不過節而害民矣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亨虞又謂上應在三三變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泰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爲夏天地四時之象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中節之象未見也澤上有水過其分量澤吐而出之此之謂節或問議德行先儒謂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或謂存諸中爲德發于外爲行議謂商度求中節也二說將孰從曰節之道何分于物我以此道施諸物其于人之德行爲之程品使下者不至于高而危小者不至于滿而溢以此道施諸已其于我之德行識其分量通則行盈則止皆所以爲節也雖然君子正已而物正末有不正而能以節人者也侯果曰澤以隄防爲節虞氏謂艮止爲制坤爲度乾爲德震爲行集傳謂兌口爲議制數度者坎之象

也律度量衡皆始于黃鍾冬至之律于辰爲子于卦爲坎九五以中正爲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所貴乎節者知通塞而已初九塞而未通雖戶庭之近有所不出故得无咎何則初以說進陽剛礙其路四雖其應艮止于上其塞甚矣可不知所節乎凡節物而制度未備者其于通塞尤所當知不然姦生詐起有以害吾之節矣出處語默一道也故繫辭專取此爻爲言語謹密之戒鼎祚易謂坎爲通二變坤土壅初爲塞然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或問初有應可以出二无應宜不出而初乃以不出无咎二以不出爲凶何哉曰初雖有應剛塞其路又在節始宜謹密也二五雖

非陰陽正應而同德之剛可以相濟又三陰不能礙二反藏門庭而不
不出非所謂知節之道者不知節則行止皆不得其當故曰失時極謂失時之中也于初言戶庭于二言門庭者在外曰門在內曰戶又門戶有陰陽之義初陽奇也故言戶二陽耦也故言門虞氏曰艮爲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故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過說而不知節嗟歎發于兌口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彼雖脅肩詭笑中當自愧也六三亦自取之耳將誰咎乎雖然聖人不終棄人意謂六三不節若則至于此苟修禮循義節其過說之失尚可爲也集傳曰三變而剛剛不失節而上自應尚何憂哉鼎祚易謂震爲聲音爲出故嗟若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人之性以欲敗度則易以禮防情則難故人之于節多不能安不
安于節則出位任情求分外之得其能亨乎六四當位處下安于
節者也上承五下應初上下有節而安行乎其間可以亨矣夫五
節之主也四居其下豈弗情制欲以不可爲之禮彊勉之哉承主
之道而已虞氏曰二已變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應于初故安節
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尚如尚文尚質之尚言爲時所好尚也過節則苦人所厭也若以
中正節之則甘甘固人之所宜无往而不尚矣况二平夫何故居
位得中人皆說其節也豐之初九日往有尚蓋豐之初與四相須
爲用故自初而往則有尚也又坎之彖曰行有尚先儒謂習坎而
盡坎之宜則行有尚也大抵往而有尚皆宜于彼而利于此也虞
氏謂坎爲美故甘節然五自泰三升入坤土甘之意寓焉集傳曰

彖言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爻止言居位中何也彖言九五一爻此言九五九二相易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先儒謂以苦節正物則凶以斯修身則无妄故得无悔其說似未允豈有修身无妄而貞凶者乎上六之貞凶悔亡謂執苦節而固守則凶執苦節而能悔則凶亡故易傳謂節之悔亡與他卦辭同而義異也虞氏謂二三變在兩離上炎上作苦故苦節苟爽曰乘陽于上无應于下故其道窮

周易窺餘卷十五

宋鄭剛中撰

續金華叢書

下經 中孚至未濟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惠如无咎

象曰有孚惠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三三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者過謂二五也二五皆陰爻而得位得中是以謂之過也大者宜得位得中而三四皆无所得小者宜不及而二五乃以陰爻居之豈非過耶過不可亨而謂小過亨者蓋不過于大而過于小而

又以正爲利雖過可通也故曰小過亨利貞夫惟天下之至剛能任天下之大事小過救偏矯失雖或可亨然以柔濟務施之小事則可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集傳曰譬如飛鳥泝飛決起而上騰其音安能遠過俄頃而止矣豈非以體小故耶體小者過其常分亟止則可不知過而益趨上焉凶之道也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小過自明夷變初上居四也明夷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鳥飛音止故曰遺之音不宜上者謂上二陰乘陽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又明夷離上互體有坎離鳥上飛坎性趨下此順逆之理也宋衷謂二陽在內上下各陰似飛鳥舒翮之象集傳專用明夷初之四爲鳥飛之象于叢說詆衷爲俗學然彖謂有飛鳥之象則是卦之體象飛鳥衷之言未可全廢也卦自臨來明夷之變也或謂自中孚來非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雷不在天而在山過也而其過不大聖人制禮以中爲節君子不

得已救時之弊有時乎小過者觀山雷之象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所過者小所救者大君子固願爲之俟果曰山大雷小山上有雷小過于大故曰小過虞氏謂上貴下賤晉上之三故行過乎恭離目艮鼻坎爲涕洟涕洟出于鼻目故喪過乎哀坤爲吝嗇艮爲止兌爲小故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暫而虧以頓而改也小人之過如飛鳥然一逝无及矣故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以凶謂以是而凶也初陰柔小人因已有援不顧上逆之道騰起而亟就之迅疾躁易其爲過吾末如之何也矣集傳謂初之四爲飛鳥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一爻以閨門言之則妣之位爲其以順配祖也祖謂初也謂

初爲祖者初于二爲始故也以朝廷言之則臣之位爲其以順上承也君謂六五也謂六爲君者五君之位也二雖過其祖然其所遇乃臣之分過則僭矣遇者適相當之謂小過如是尙奚咎哉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以陽用剛過也然而不失正何則陰勝之時六過而在上有无陽之心三用剛少過者所以防之也防而外之則无患者爲不勝舍已從之失艮止之義則陰知其不立從而戕害之矣陽不能防陰而反爲所戕其爲凶故未如之何也雖然戕害之患非謂必有在乎三所以自處如何爾故戕以或言鼎祚易謂離爲戈兵三從離折入坤故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以剛履柔六五上六以柔履剛是九四已雖不過而過者在

其前安得不與之遇哉遇過我者而知避之所以无咎苟不知位之不當亦復過之則取危之道矣四宜知戒雖然陽大陰小理之常也今小者過而大者不得往彼豈長久之理哉君子從權應時不貞固可也九家易曰四以陽居陰所謂行過乎恭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過宜上不宜下六五已在上矣所以不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小畜義同皆謂陰盛而不和也小者過而得位可謂盛矣故有密雲不雨之義公弋取彼在穴謂五取二也五盛陰又得位可以小事二乃不我應可以弋取矣公者盛位弋者小取四本公之位今于五言公者所以見其過也取而得之陰雨不足以濟亦密雲而已然則小者之過其能大有爲乎鼎祚易謂坎爲弓彈離爲鳥巽繩連鳥艮爲手故公弋取彼在穴易傳謂二中虛爲穴集傳謂坎兌爲穴大抵二在艮山虛處隱而不出在穴之象也鼎祚易則

謂其自明夷來安定胡先生謂已上當作已止傳寫之誤言陽氣
已止于下故不雨也豈有陰盛于上陽上而不雨哉蓋陽艮止于
下所以不雨也是以一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初之四已爲飛鳥之過又趨動體而極其上離凶之道猶之小人
過而不已至于太甚抵禍患而後已悔无及也何則九四弗自過
而六五上六過之故曰弗過遇之觀九四則知上六之災乃自取
也故曰是謂災眚集傳曰上動成離離爲飛鳥爲目異爲繩以繩
爲目網罟之象其違理過常猶鳥飛過甚自離于網罟故曰飛鳥
離之凶

三三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

則亂其道窮也

險難已濟爲人上者苟泰然以高位自處而不知天下有窮困非既濟之道也所貴乎既濟者非獨濟也謂能使小大畢亨而已故曰既濟亨小陽爲大陰爲小卦之三陰皆在上三陽皆降一爻此所謂亨小小者之亨由大者亨之也既濟非獨濟所謂能使小大畢亨者如此二三四五陰陽皆正又上下體各得其應此彖所謂剛柔正而位當所謂利貞者也初吉柔得中謂二也終亂謂五也濟天下之務者要當以柔道爲先二以中道用柔居濟之始此漢光武得天下之道也既濟矣宴安而不進則亂由之以生故五當通其變使不至于極蓋唐太宗貞觀之後也夫濟終未必皆亂濟終而止則亂矣止謂進德修業有懈于前也以卦考之泰變豐豐變既濟既濟又變爲賁蓋豐之九四升爲五上也升至上九則泰坤變爲艮止于文飾非守濟之道聖人所以有終止之戒焉鼎祚易謂二上之五終止于泰則反成否候果曰剛得正柔得中故初

吉終窮此易傳所謂濟極則反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上火下二氣升降水火之功成濟物者如之故聖人取以爲象
集傳曰既濟之極水火將反其初故君子不可不思慮以預防其
患彖曰終止則亂濟而不敢止者是乃預防之道乎荀爽曰六爻
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大小畢濟至干上六則以終止爲亂既濟之初小者猶未亨則宜
以躁疾爲戒此初九曳輪濡尾所以无咎也輪所以行曳之則其
行止濟所以免濡濡尾則其濟未盡也集傳所謂持重緩進以全
其剛而不至于極則于既濟之義爲得故曰義无咎也坎爲輪初
在後曳之也又三爲離之首則初爲離之尾前遇坎水而不速濟
濡其尾也宋衷曰離兩陽一陰陰方而陽圓輪之象以火入水必

敗故曰曳其輪初在後故稱尾濡尾曳輪而得有應于義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陰從陽有夫婦之義卽當旣濟之時五雖其應不汲汲于求二也五不求二者旣濟之時所當然也二不爲五所求又三四碍其前如婦人乘車而喪其茀失其所蔽不可行矣先儒多以茀爲首飾獨鄭康成以爲車蔽蔽二者五也三四在坎體坎爲輪又爲盜此六二乘車遇盜之象雖然履中守正理不終廢喪茀勿逐七日可得也七日謂自二至五往反之數易傳謂卦但有六位七則變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鬼方國名以其陰幽而遠故以名國蒼頡篇曰鬼遠也高宗中興之君幽遠之邦有不服伐而取之以見旣濟之世雖遠以治也詩

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可見高宗之兵嘗踏險阻矣三居文明之極而上六在坎險之外五與三互體又爲離離爲戈兵故以高宗伐鬼方爲喻雖然旣濟可以休息矣而有鬼方之伐豈得不憊况三年而後克乎不幸而又用小人則勞民動衆患未除而亂將先啟重離之火必有自焚之禍故易以用小人爲戒也虞氏曰乾爲高宗坤爲鬼方又坤爲年曰三年者蓋自四厯三爻至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或作襦王弼曰繻宜作濡于義爲當夫天下之患不生于未濟而常生于旣濟蓋旣濟之後衆不疑于有患患是以生濡者患生之漸也六四近君之位載上任事當慮患而知戒譬之乘舟者不可以爲無濡而忘衣袽也衣袽所以塞舟漏亦不可謂衣袽具遂恝然无憂濡水寢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故旣欲其濡

有衣祫又欲其終日戒也終日戒謂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四涉坎水集傳謂初之四成巽巽木在水上舟之象初乾爲衣祫塞也祫說文作絮廣雅云絮塞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爻聖人示人以盈滿之戒東鄰陽也謂九五而殺牛西鄰陰也謂六二而禴祭至其受福則五不如二者非謂五不足于二謂五已極其盛而二猶未濟也五已盛而又爲盛禮不可以有加矣二未盛而祭亦未豐其于福猶可受也西鄰之受福蓋亨小之時三五在其前皆大來之象也五于時已極不可更進有虧而已五之于此惟力守中正不至於終亂是乃享大福之道也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乾爲首上六不見其首而見坎體濡其首者也濡其首蓋涉患之深不自覺知陷溺而不可出之謂也顧不殆哉故曰濡其首厲虞氏曰位極乘陽何可久也夫旣濟二體以水火爲象者以水火之位上下相濟而成用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不反者旣濟水在上而互體三四五爲離是水已藏火矣旣濟火在下而互體二三四爲坎是火已藏水矣水火循環上下相易此旣濟所以爲旣濟也知道者宜通其變而不敢極

三三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以卦體言之水火不相逮未濟也以位言之六爻皆錯未濟也以

才言之九居二未濟也以旣濟言之二居五未濟之所以亨彖所謂柔得中也旣曰未濟而曰可亨者未濟非謂其才不足以有濟謂其時之未可苟處之有道則終于濟而已矣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謂二也而初爲二之尾以其在後也小狐慮患不若老狐之審其涉水雖亦能揭尾然銳進而無終故孟喜謂未濟一步下其尾是以濡九二居坎中未能出初陰柔在後所以爲尾者不遠矣汔當從鄭康成以幾爲義謂幾濟而濡也聖人爲此戒者蓋謂剛果不足慮患不審與夫有始无卒者皆未濟之病故曰无攸利不續終也易傳引雜卦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陽不當位使三陰又不應則无復濟理與初三五各以柔應內外上下不相違背茲未濟之所以終濟也歟虞翻曰尾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荀爽曰柔上居五與陽合同故亨干寶曰坎爲狐說文曰汔涸也鼎祚日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剛故亨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之爲物易辨也而物性之如水火者難辨也辨物居方可爲也
也不知行之以謹與无辨不能居者等爾雖然辨其物不蚤則混
淆雜處方不可得而居矣君子欲使燥濕各居其方故先謹辨其
物雖然火在上水在下可以謂之居方矣然二物不相逮則求濟
亦未得惟始辨而終交然後水火之用成其在人也君子小人必
使各止其所而不相越至于籠絡並用聖人固有濟合之道焉此
善觀未濟之象者也虞氏曰乾陽物也坤陰物艮爲居坤爲方乾
別五以居坤二故以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謂窮極四者初之應在互坎之中力不足以相援初以陰柔已
濡之尾趨而就之四不能濟初之窮滋甚此蓋不知其極者也其
不至于凶者在未濟初四終應也王弼曰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
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逢則溺身李鼎祚曰四在五後故稱

尾極中也謂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在卦九二中而不正者爲其以剛履柔也在未濟則六五以柔居尊二進而不已則其剛必過過剛以陵柔尤非其正也故聖人示其戒而勉使之曳輪焉輪所以行曳其輪則緩進而不陵上此其中以行正之道在爻所以貞吉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

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陰柔不正无出險之才故征凶苟能資人以進雖大川可涉也何以知之自五以下互體爲重坎大川之象三與四近比皆在否卦巽體中巽爲木三能資四是猶乘木而涉雖大川可涉矣艱難

之時才不足于已者宜佩此訓焉先儒多謂三資二惟集傳謂三

資四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九四既濟之九三也故皆以伐鬼方爲義于九三則曰高宗伐鬼方九四則曰震用伐鬼方者九三居離體之上有高明之義九四居坎體之中動成震故以威震爲義兩卦皆克以三年然于既濟則憲在未濟則賞者既濟而勤兵于遠勞矣曰憲者所以戒之未濟將以求濟負固者非所容也曰賞者所以勸之勤于未濟而戒于既濟豈无旨哉又九四大臣之位大臣受賞則濟險之功人君不居諸已而必以與下也雖然九居四不當位宜有悔能守貞固以承五悔可亡矣虞翻曰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變之震體師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朱震曰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濟之義天下之弊固有盤結而難去者四凶頑民厯世既

周易卷第一
久乃能去之故曰貞吉悔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以柔居尊宜有悔也而无悔者以其處之正也以柔居尊而虛其心以與二所謂處之以正也曰无悔則悔不復生與初有悔而悔亡者異矣此之謂貞吉无悔文明之主光明外見彼爲正應者復以信而近其光此之謂有孚相與天下之難有不濟者哉未濟之主所以處已所以用人如六五可也光者暉之聚暉者光之散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九當未濟之極下復有應而不得其位此必有義命存乎其間而不得行也故君子樂以俟之飲酒所以自樂也能自樂則无剛躁妄動之失所以无咎雖然樂固可以待時苟自信于樂一意而不回則沉溺无度失此无咎之義矣故聖人著濡首之戒坎爲酒鼎

祚易謂乾爲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又曰否艮爲節飲酒濡首
故不知節

周易窺餘卷十五

永康胡宗樞據四庫全書本校錄

金華鄭忠愍公剛中立朝敢言尙氣節名重當時與宗忠簡公澤並
偁所著北山集三十五卷已刻入金華叢書中是書十五卷自明初
書目外各家均未載歷皕宋樓鈔自文瀾閣而閣本鈔自四庫四庫
則又繇永樂大典錄出是外間已無刻本余繇四庫俗鈔苦無它本
可資校勘四庫提要偁其自出新意不爲成說所拘又稱議論正大
精切通于治體惟末載因秦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見
滿于公論云云考之吳師道敬鄉錄載公先後抗疏及保蜀疆事適
得其反提要所記未免失實師道以正直偁必不阿附所好書之以
存當時定論季樵胡宗楙